

ZOUHUORU Modé

走火人魔的爱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法国】

埃尔·加博里约 / 著

虞秀子

盛志民 / 编译



走火 晚的 婆



走火入魔的爱

世界畅销书金库·法国浪漫传奇小说系列

■【法国】 埃米尔·加博里约 著 ■ 虞秀子 盛志民 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1565.45
117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宫超

走火入魔的爱

〔法国〕埃米尔·加博里约著
虞秀子 盛志民编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182,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46-114-0/I·271

定价：12.50元

前　　言

当代西方，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对通俗文学日益重视。各种流派，或从事各种样式创作的前沿作家，都竞相尝试创作通俗小说。其实，通俗小说源远流长，早在十九世纪就风靡欧美及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以大仲马为首的法国通俗小说家实力最为雄厚。

十九世纪是法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也许当时法国文坛有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小仲马、乔治·桑等一批璀璨夺目的名字闪耀，使得古典通俗作家，除了大仲马，几乎都没有载入文学史册。然而，他们因为留下了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却永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大仲马、保罗·菲涅勒、埃米尔·加博里约、米歇尔·泽瓦柯等。

大仲马(1802—1870)的名字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一生如其小说一般多姿多彩。他父亲是个将军，在他四岁时去世。他与母亲相依为

命，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到十三岁还没念过书。二十岁独身到巴黎打天下，做过奥尔良公爵（后来的路易·菲利浦国王）的秘书。在一位流亡贵族之子的帮助下，他熟悉了戏剧和诗歌。而后以戏剧《亨利第三和他的宫廷》初展文才。他精力充沛，写过多部历史传奇小说。这次推出的《玛尔戈王后》是他继《三个火枪手》《基度山伯爵》之后的又一部代表作，是写十六世纪法国宫廷内部的阴谋倾轧与争斗。

和大仲马一样声名大噪的保罗·菲渥勒（1816—1887）生于法国雷恩，父亲在法院当干事，在他十三岁时就离开人世。他本人也于1836年获法律学士学位，当了律师，不过没出过几次庭。1837年他到巴黎之初，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一时经济拮据。1841年起发表小说，以《伦敦密探》一举成功，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后因揭露黑帮内幕的《科西嘉黑帮》等多部脍炙人口的通俗小说，而当选为法国作家协会主席。晚年，因受骗而万念俱灰，撒手人寰。

当过保罗·菲渥勒秘书的埃米尔·加博里约（1832—1873）出生于法国西部，完成学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诉讼书记。二十岁随骑兵团去了非洲，四年后因病返回法国。他任保罗·菲渥勒的秘书期间，也在后者的报社里当记者，并结识了正当走红的大仲马。后受了爱伦·坡的影响，开始写

作侦探小说。一生共写了二十一部侦探小说，对后来“福尔摩斯”和“梅格雷探长”的形象塑造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在非洲染上的旧疾复发，他死时才四十一岁。他的成名作《走火入魔的爱》，为他赢得了“法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称号，小说以一起寡妇谋杀案引出一则伯爵因爱到痴迷而以婚生子调换私生子的艳闻。

与拿破仑同乡为荣的米歇尔·泽瓦柯（1860—1918），九岁时随家人从科西嘉岛迁至法国内陆。二十岁时当了中学教师。可科西嘉人禀性刚烈，他不愉快地辞去教职，加入军队。他虽然中学时就立志当作家，但当他离开军队时，却干起记者行当，而且一生为阶级平等奔走，几次作为政治犯被投入监狱。四十岁以后，他开始成为通俗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有《白太阳骑士》。写剑侠勇斗篡权阴谋家的《剑侠与阴谋》一书问世后，受到评论界一致好评，说他的才华不在大仲马之下。

这几位作家共同的创作特点是博采各家之长。从他们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就可略见一斑。譬如：《玛尔戈王后》就是以法国历史上“胡格诺战争”这一真实事件为背景；《科西嘉黑帮》一书对法国城乡风情的描写和《走火入魔的爱》对社会现实、案件调查和司法部门的描写，一直为人称道；《剑侠与阴谋》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写实手法的体现。同时，这四

部作品又凭借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以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情节和色彩斑斓的场面描绘取胜。而这又恰恰是浪漫主义笔触的特征。如：《玛尔戈王后》中险象环生的宫廷生活和惊心动魄的皇家狩猎；《科西嘉黑帮》中主人公跌宕起伏的遭遇；《走火入魔的爱》中一环紧扣一环的悬念；《剑侠与阴谋》中高潮迭起的情境和刀光剑影的厮杀。这一系列巧构妙思令人叹为观止。

除此，四部小说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充满了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情调和幽默感。它们无一不以清丽婉约的至情至爱来贯穿。玛尔戈与外省骑士暗结同心，科西嘉金匠与妻子忠贞不渝，剑侠与心上人两情缱绻；即使号称“法国第一部真正的侦探小说”的《走火入魔的爱》，先不说从父辈的爱情写到儿子的爱情，光是书中出场的男人几乎个个都是多情种子。如那个老神探，六十开外了，竟异想天开地做起侦探来，这已经够罗曼谛克了，还暗恋上贵族的情妇。还有那个身穿黑袍、神情古板的法官也困于情网而不能自拔，差点使承办的案件铸成大错……读了这些书中离奇而美丽的故事，情不自禁地要给它们戴上一顶“浪漫传奇小说”的冠冕。

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不仅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传奇故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内涵。作家们在各自的作品里，对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制度、利

己主义泛滥的世风；进行了无情地暴露。《玛尔戈王后》揭露了权贵人物的贪婪、残忍和荒淫无耻；《科西嘉黑帮》控诉了黑社会头目的罪恶；《走火入魔的爱》借书中人物之口提出了对那些道德犯罪的人不加追究的法律是否公正的社会问题。《剑侠与阴谋》通过剑侠的正义之举，抒发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因此，就其人文精神和艺术魅力来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与它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一样，臻善臻美，无与伦比。以至于一百多年以来，法国公众始终对它们难以忘怀，一版再版，经久不衰。

虽说艺术创造永无止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高点，可由于这几部小说最初发表，是在报上连载，作者下笔时首先想到的是读者。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如何表现自己，而是如何制造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并为此而呕心沥血。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有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读者都觉得有意思的东西，亦即好看。一本书好看，里面的奥秘一定不少。这篇肤浅的前言恐怕包容不尽，只得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浪漫传奇小说丝毫不比当代西方流行小说逊色，甚至更适合我国读者的口味。

因为这几部作品是以连载小说问世，框架比较松散，译介过程中特意进行了适当压缩和精心

加工，以取得更为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希望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编者

1999.7.30

读林语堂《京华烟云》有感
林语堂先生是新儒学代表人物，其文风幽默、洒脱，文字流畅，又富哲理，为现代汉语词典上屡见不鲜，是一本“活生生”的文学作品，语言文字优美，故而流传甚广。但其文风也颇受西方影响，如在书中所用的“茶”字，本应译为“茶”，却译为“茶”。其风格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清新脱俗，语言文字中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淡淡的古典韵味，让人读来倍感轻松，仿佛身临其境，如入其境。林语堂先生的译著中，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传》，这本书基本没有注释，但读来却并不觉得晦涩，反而觉得妙趣横生，妙不可言。林语堂先生的译文，语言文字优美，读来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清新脱俗，语言文字中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淡淡的古典韵味，让人读来倍感轻松，仿佛身临其境，如入其境。林语堂先生的译著中，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传》，这本书基本没有注释，但读来却并不觉得晦涩，反而觉得妙趣横生，妙不可言。

林语堂先生的译文，

如《苏东坡传》中的一段，就非常精彩：“苏轼被贬黄州，他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



拉萝琪寡妇失踪了。

狂欢节才过了两天，五个村妇就风风火火地闯进布奇瓦司法分局报告这个可怕的消息。

布奇瓦是个风光旖旎的游览胜地，每逢周末，总有成群的男女游客从各地纷至沓来，参加划船活动。这里，小打小闹是家常便饭，而人命关天的大案倒是从没发生过。五个村妇都是拉萝琪寡妇的邻居，两天来，她们谁也没见到过拉萝琪寡妇。拉萝琪寡妇独居一幢小屋，邻居们去敲她的门，屋里没有应声；想看一下屋里的情况，窗户又都紧闭着。村妇们深恐拉萝琪寡妇遭遇不测。

听了她们的陈述，分局长决定去拉萝琪家探访，于是就带了一名宪兵队长和两名宪兵，还有一个临时请来的锁匠，一起跟着村妇们奔目的地而去。

这队人行色匆匆，惊动了布奇瓦的居民。

沿着塞纳河堤岸走不多远，然后往右拐，穿过一条左侧是陡峭山壁的小道，便能望见拉萝琪寡妇的家。这小屋屋顶虽是茅草盖的，却也别具一格，茅屋周围的树木被原先的主人齐刷刷地砍去半截，因此显得无遮无掩。从远处眺望，茅屋小巧玲珑，亭亭玉立。花园未经整理，由一道又矮又破的砖墙围着。茅舍的一楼是两个房间：起居室和卧室；二楼有一间阁楼。外型就如在法国田园风景画里所见的小茅舍一样。

来到小茅舍花园的木栅门前，分局长一行人的队伍已经相当壮大。他们身后跟着一拨好奇心极强和喜欢凑热闹的路人。

“谁也不准进去。”分局长厉声命令那些追随者。他安排了两名宪兵守在花园门口。随后，他领着宪兵队长和锁匠向小茅舍走去。

分局长举起他那根顶头包铅的拐杖敲敲门，又敲敲窗户挡板。每敲一下，他都要附耳倾听，可里面始终没有动静。于是，他转身对锁匠下令：“撬门！”

锁匠从工具箱里拿出工具，刚要撬锁，只听见院门外有人喊：“钥匙找到了！”

有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和小伙伴在路边玩耍，无意中瞥见水沟里有把钥匙，就嚷嚷起来。

男孩当众捡起钥匙，神气地交给向他走过来的宪兵队长。

宪兵队长用这把钥匙在门上试了试，果真打开了屋门。

屋门钥匙竟然被丢在路旁水沟里，而不是由屋主人带在身上，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分局长直到这时才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他与锁匠面面相觑。

宪兵队长脱口而出：“他妈的，可能出事了！”

三个人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

院门外一阵骚动。两名宪兵竭力阻拦围观者，人们只得倚在矮石墙上，一个个伸长脖子朝里张望。

屋里凌乱不堪，一看就知道这里遭到了歹徒的侵袭。桌椅、衣橱和柜子，所有的家具不是被掀翻就是被撬开。拉萝琪寡妇的尸体是在里面那间卧室里被发现的。她伏在离壁炉不远的地上，半边脸和头发被炉火烧着过。

“他妈的！”宪兵队长怒不可遏地说，“难道不能只偷不杀吗？多可怜的寡妇。”

“可是，伤口在她身上什么部位？”分局长一时没发现血迹，奇怪地问。

“在肩胛之间，刀法又准确又熟练。可以推测，那女人当时来不及叫出声就一命呜呼了。”宪兵队长指给分局长看，随即弯下身摸了摸女尸，说，“冷冰冰的，案发至少有三十六小时。”

分局长顺手在桌子边角上写了份简洁的笔

录，一边嘱咐宪兵队长：“快派人去通知市长和法官。跑一趟巴黎，把这份笔录送到检察院。预审法官两个小时后就会赶到，这段时间里我们先做些调查。你去把证人找来。”

派去送信的宪兵出发之后，分局长在拉萝琪寡妇的起居室里审问证人。

他问的问题大致如下：拉萝琪寡妇是谁？哪里人？以什么为生？生活得怎样？她的爱好、习惯？有什么亲属？有没有冤家对头？有钱吗？出手是否大方？

但是，对这些问题，能全答得上来的，在拉萝琪寡妇的邻居中几乎没有，而且证人们说的话互相矛盾。可见乡邻们对这个女人并不十分了解。只有两个女人平时与拉萝琪寡妇接触较多，她们提供了一些听起来较为真实的情况——

拉萝琪寡妇年约五十五岁，健壮、丰满。大约两年前，她随一辆满载家具、日常用品和衣物的搬运车来到布奇瓦。她先在旅馆安顿下来，然后寻找住房。租下这幢茅舍后，她很快就搬了进去，还花钱把房间修整了一番。

无人知道她为何离开家乡搬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定居。也无人知道她是哪里人，来自何方。有人说她像是诺曼底人，因为她早晨喜欢戴一顶难看的棉质睡帽。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以前生活在海边，因为在与人聊天中，她经常提到大海和

航船。

她不大喜欢谈她的丈夫。据她本人说，他是在一次海难中丧命的。至于这个话题的细节，她也从来不提。只有两次例外，一次，她对卖牛奶的女人说：“在婚姻上，没有一个女人比我更不幸了。”还有一次，她说：“新婚生活总是美好的。可惜我男人在新婚一年后就归天了。”

在人们眼里，拉萝琪寡妇是个有钱人，至少可以说她吃穿不愁。

首先她生活讲究。在吃的上面花费不少，酒半桶一买。还喜欢招待乡邻，而且她家的宴席菜肴丰盛。她也注重打扮，平时整天穿戴得花团锦簇，珠光宝气。

其次她出手大方，曾借给一位太太六十法郎付房钱，说好不要她还。还借给莫阿荷里港的一个渔民二百法郎。

人们有时恭维她有钱，她也不否认。她常对人说：“我不吃利息。但我需要的，都会得到。如果我要求得到更多，也照样办得到。”

像所有的长舌妇一样，拉萝琪寡妇很爱与人闲聊。然而聊完之后，别人细想一下，准会发现她说的尽是旁人的坏话。至于她自己的过去，她的家乡，以及她的家庭，她丝毫没有透露。她还特别谨慎。一到晚上，酒足饭饱之后，她就睡觉，从不出门。这一切可以说明她是个见过世面、颇有城

府、警觉性强的女人。

外地来看望她的客人不多。一位妇人和一个年轻人来过四五回。有一次，是一位佩戴勋章的老人和一位青年，他们是坐着一辆豪华轿车来的。除此之外，去她家的还有两个男人，一个外表像铁路局职员，年纪比较轻；另一个褐色头发，穿一件工作服，面相凶狠，身材较高，是个中年人。大家猜想这其中的一个是她的情人。

总之，邻居们对她的反映不佳，主要是因为她说话刺人，不通情理，曾替一个姑娘出过馊点子。尽管如此，布奇瓦市居然有个生意不景气的猪肉商向她求婚，而她拒绝了，说人生一世结一次婚就足够了。

分局长审问到这里，预审法官赶到了。法官还带了一名保安队长和一名队员。

法官德贝赫恩先生今年三十八岁，外表端庄，优雅的面容带有几分忧郁，这副愁容是两年前一场差点使他命丧黄泉的大病留下的。他工作勤奋、思维敏捷，具有非凡的洞察力。

他最大的特点是日夜担心自己制造冤案。因为他厌恶对犯人采取“逼供”，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罪证，满足于周密的推理，而是要令人信服的事实，即被告不得不向其低头的事实。在未找到这样的事实之前，他决不放弃追查。有位检察官讥笑他说：“这老兄要找的是无辜者，而不是罪人。”

德贝赫恩带来的保安队长，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杰弗尔先生。这也是一个能干的角色，性格果断、冷静而遇事镇定，外表瘦弱，却具有面对最凶恶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他身上最值得炫耀的一点是对人的面孔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一张脸，他只消注视片刻，就像在大脑中进行了拷贝，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论那人如何乔装打扮，都骗不了他。他认为无论一张脸怎样没有个性没有特征，但眼睛中的眼神是独一无二的。前不久，司法机关做过一个实验：用毯子把三个囚犯严严实实地裹住，只挖了两个窟窿露出他们的两只眼睛，让杰弗尔来辨认。杰弗尔竟毫不犹豫地分别认出这三个犯人，并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这很神奇，让人难以置信。但他也有弱点：缺乏恒心，而且比较顽固，比如丢了一条线索，他会死不承认；凡事一古脑儿走到底。

杰弗尔的助手勒科倒是行家老手，头脑灵活，因为是个改邪归正的老惯犯，积累了一些经验，所以总是抱怨自己的上司能力不够。

分局长见德贝赫恩和两名警探到来，如遇救星一般，赶紧把所获悉的情况向他们叙述了一遍。

“先生，你干得很好，”德贝赫恩对他说，“只是有一点你疏忽了。”

“哪一点？先生。”分局长问。

“人们最后看见拉萝琪寡妇是什么时候？”